

2022 南投縣政府性別平等故事獎

落地生根 難·不男 - 南投新住民茶藝師之路



早期稱謂外籍新娘的歧視

在台灣，跨國婚姻移民有各種稱呼，他們早期被稱為「外籍配偶」、「外籍新娘」，如今大家都叫他們「新住民」。關於「新住民」定義，目前各界都因為業務或服務範疇不同，而有所差異。根據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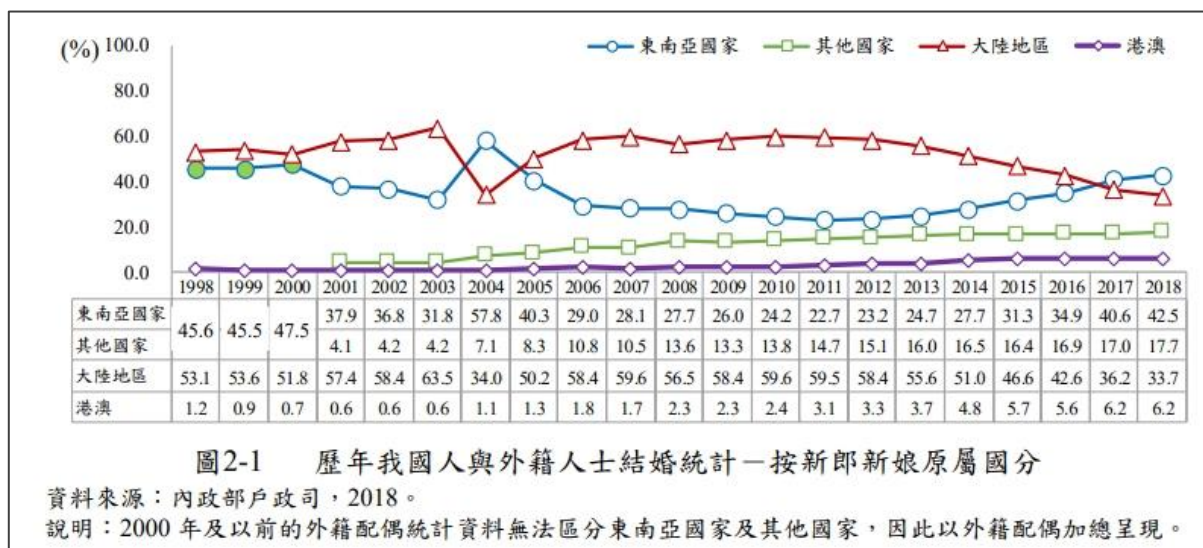
民的定義為：台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外籍配偶」泛指和本國籍人士結婚的外籍人士，許多台灣民眾認為「外籍配偶就是嫁來台灣的越南女性或中國大陸女性」，這是錯誤的，其實他們來自各個國家，也不分男女，只因越南和中國大陸女性佔外籍配偶大多數，才成為大家眼中的「外配代表」。

「外籍新娘」這個稱呼，容易標籤化該群體，也透露台灣對第三世界女性的歧視，無論來臺多久、是否是新人，她們總被呼「外籍新娘」、「越南新娘」、「大陸新娘」，不少新住民嘲諷：「我都是老娘了，還叫我新娘！」。內政部曾針對新住民族群進行正名，起因於婦女團體不斷發起正名運動，將過去的「XX（國名）新娘」改為「外籍配偶」。之後在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推動的正名運動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 2012 年宣布，來台的外配、陸配，包含歸化取得身分證者，移民署從此稱之為「新住民」。

在台灣有多少新住民？他們都來自哪裡？

台灣新住民的起源，源於 6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初期，國人面臨婚娶困境，選擇與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民眾進行跨國(境)婚姻。跨國婚姻現象並非台灣特殊現象，而是人口國際流動之全球化現象，新住民由低度發展國家往高度發展國家流動的現象之一，此為跨國婚姻產生之驅動拉力。而由於過去我國婚姻結構的改變，本國籍女性受教權及就業機會的提升，使得傳統婚配行為有所轉變，傳統華人社會重視傳宗接代的觀念迫使台灣男性面對延續後代的壓力，選擇迎娶東南亞國家婦女為妻，也因應我國當時經濟發展之趨勢、政策，諸如新興工業的南進策略，1990 年

代末期對大陸「戒急用忍」，也助長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婚姻，抑制我國與大陸之間的跨國婚姻，此類本國社會結構、政策的影響，也成為我國跨國婚姻產生之推力。



我國在 2003 年前，結婚對象主要以大陸地區配偶為主，當年度所占比率皆達五成以上。而隨著政策、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自 2001 年起，東南亞籍配偶歷年結婚對數漸增，至 2004 年東南亞配偶甚至首度超越大陸地區配偶，首度超逾大陸地區配偶，當年度結婚對數比率達 57.8%。主要產生此變動，係由於 2004 年起移民署為杜絕不肖婚姻仲介業者，假借婚配之名，實則進行人口販運之行為的狀況，維護跨國婚姻外籍與大陸配偶之權益，對於大陸地區來臺配偶，於入境時實施面談，以遏止這種行為。

截至內政部 2021 年 12 月的統計，目前台灣新住民大約 57 萬人，比 58 萬的原住民人口少一些，佔台灣總人口 2.4%。中國大陸（含港澳）新住民佔最大宗（65.25%），東南亞國家中則以越南（19.54%）、印尼（5.45%）、泰國（1.67%）為多。

2018 年的調查顯示，台灣新住民以女性佔絕大多數（92.5%），年齡介於 35~45 歲間（70.1%），來臺前的教育程度以國初中（30.3%）、高中職（34.3%）居多，不過也有些人在來台灣後，有令人驚豔的學術表現。

新住民並不像大家想像的都是「來騙台灣人的錢」、「取得台灣身分證後就會離婚」，90.1%新住民婚姻仍持續中。新住民主要是透過原籍地親友介紹（34.1%）、工作關係（21.5%）結識台灣配偶，其中，又以大陸地區（39.5%）、東南亞國家（32.2%），透過原籍地親友介紹的比率較高。而東

南亞國家的配偶，近 3 成經由婚姻媒合服務介紹。

相較一般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大約 10 萬元，新住民家庭僅落在 5~6 萬元，經濟資本較為薄弱，但整體收入已經較 2013 年調查時增加 6,401 元。其中 7 成新住民都有就業，主要以「服務及銷售人員」、「基層技術工」、「勞力工」為主。以往受限於證照轉換、學歷認證、語言能力等問題，如今新住民也依照台灣社會需求，調整自身就業方向，如投入母語教學、翻譯、長照等相關工作。

新住民在台灣面對的議題與困境

新住民遠渡重洋來台灣，在生活或文化上都需要多方調適，他們又面對什麼樣的議題與困境？

一、文化衝突

「嫁入一家 11 口的大家庭、一天三餐都要煮飯、打掃 6 棟四層樓透天厝、照顧身體不好的公公婆婆、大大小小都需要人照顧、我等於是免費勞工」這是身為印尼新住民和金鐘影后莫愛芳初嫁來台灣時的處境。

新住民女性早期嫁來台灣，除了克服對親人的思念、被期待趕快融入社會，還要扮演照顧者、生育者角色。她們和台灣配偶常有不同的語言、生活習慣、風俗文化，原本餐餐是「魚露」、「辣椒」的生活，來到台灣的第一天，就要努力跟著婆婆學做台灣菜。不少人無怨無悔，認為「什麼事我都願意做，只要讓我感受到這個家對我的珍惜！」她們靠一己之力，撐起了一個家。

但也有人像莫愛芳一樣，因為文化差異和公婆產生衝突，被說要來騙台灣人錢、口音誤會而被公公搥巴掌，歷經千辛萬苦後說：「時間可以重來的話，我絕對不來台灣！」

二、語言藩籬

或許你曾在小吃店、夜市等場所，聽見東南亞新住民操著流利的華語、閩南語，但當初他們一句中文都不會說，溝通仰賴比手畫腳才能和丈夫、婆婆等家人溝通。東南亞新住民隻身來臺，沒有支持網絡，往往只能仰賴於夫家，加上不熟悉台灣的語言，無法取得社會資源，社會鮮少聽到她們的聲音。就連關乎自身醫療的重大決策，也因為語

言隔閡，無法自己做決定。

根據內政部 2018 年的調查，高達 4 成的外籍配偶，求職中最困擾是語言溝通、識字能力。即便習得台灣慣用的語言，一位新住民中心的社工就曾投書，自身因為帶有「越南腔」，被電話另一端回應：「可以請台灣人來跟我說話嗎？」

三、社會歧視

電台節目《獨立評論@闖天下》曾專訪過多位新住民，她們不約而同提起，早年走在路上都會被問：「妳老公花多少錢買妳？」過去，台灣社會認為，這群新住民女性是「人口素質低劣的外籍新娘」，他們生出來的後代「多是遲緩兒」、「必將成為台灣社會的負擔」。當年，不少政治人物的「失言」風波，讓新住民多次站上抗議前線，這個加速台灣在新住民政策的進程，政府也陸續展開一連串的照顧輔導政策。

依循台灣傳統社會脈絡下，賦予女性不同的責任，例如：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內…等，因此，對於因為婚姻來臺的新住民女性，也有著同樣的期待。新住民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相當的限制性，因其婚姻的結合大都不是經戀愛階段，在婆婆心目中，本來就該做家事、帶小孩、孝順公婆，除了既有的種族歧視外，更視外籍媳婦本該「認命」。台籍夫婿及其家庭可能原已預設配偶來台之後特定的角色和工作，例如：生養後代、照顧老弱傷殘、家務管理或增加家庭勞動力等，因此，成為新移民女性在參與各種學習或適應過程中的一個阻礙。

政府及民間單位提供新住民友善服務措施

2016 年，總統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後，社會輿論開始大幅調整，「新住民之子」搖身一變，成為未來的「貿易尖兵」、「新南向種子」，原本被視為台灣「負擔」的東南亞語言和文化，如今被視為「資產」。當年種種歧視，讓新住民女性懼怕小孩習得母國語言與文化，如今社會的巨大反差，反而讓不少人無所適從。究竟應該怎麼對待新住民或新住民二代？其實，把他們當成「我們」就好了！

如今，57 萬新住民、69 萬外籍移工，都悄然改變台灣的人口組成，新住民在台灣碰到問題，除了與身旁的親友討論、求助外，亦有不少政府機

關及民間機構可以提供協助。各縣市多有設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教育相關問題可搜尋「新住民子女教育網」查詢，內政部移民署亦特別設立了「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提供中、英、日、越、印、泰、柬語服務，如有關於生活、簽證、居留、工作等疑問，可直接致電詢問。

本縣 99 年成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105 年 1 月起更名為「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不僅關心其生活適應，更因應新住民朋友們的資源需求提供相關福利服務，涵括福利諮詢、法律諮詢、個案管理、電話關懷、個人支持、家庭支持、社會支持等等工作項目，輔以各項照顧輔導以及便民服務措施，以針對新住民朋友中的每一份子，提供更加適切、可近性高且完善的服務輸送，協助新住民融入台灣社會。

此外，本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經多年服務及輔導發現，許多新住民朋友，逐漸從受助者角色轉變成助人者角色，藉由相關福利服務的不斷推展，讓更多縣內新住民成為大家庭中的「新成員」，並透過創新、創業強化個人競爭力，成為新住民中的獨特資源。

根據本縣政府民政處統計資料顯示，至民國 111 年 5 月止，本縣人口數為 48 萬 1,670 人，新住民人口計 1 萬 1,309 人，佔全縣人口的 2.3%，其中，外籍配偶 5,343 人（以越南籍人數最多，印尼籍及泰國籍人數分別佔第二及第三），另大陸配偶（含港澳）5,966 人，而新二代更是約達 1 萬多人。

社會參與：從被決定到參與決策

過去政策多以照顧新住民之生活適應為主，語言學習、資源運用、生活技能及文化落差認識…等，惟除了基本需求外，在地認同，擁有同等的社會參與權利極為重要，依法取得國籍、定居證者就能申請取得身分證，而後居留滿一定期間，即具備投票權。內政部統計，1990 年後經由婚姻取得本國籍及身分證的新住民已超過 65 萬人，占全台人口 3% 以上，成為閩南、客家及外省人之外的第 4 大族群，隨人數增加，近年來新住民紛紛投入選舉，為自身權益發聲。

有越來越多的新住民投入政策決定的行列，來自馬來西亞現任立法委員羅美玲，曾任本縣議員，亦曾為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委員，致力推動「新住民委員會」之新住民事務。其大學來台讀書畢業後原要返回家鄉，但因婚嫁成了台灣南投媳婦，長年在地方上關注新住民議題，成立了「台灣新住民權益關懷協會」，並出任理事長，辦過東南亞電影展、歌唱比賽，東南亞美食活動等，讓新住民伙伴們形成凝聚及支持。



另一位是從中國嫁來台灣的新住民史雪燕，多年來都在為新住民發聲，為本縣「台灣外籍配偶福利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認為新住民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政府應該要重視新住民的社會福利、權利，首要做到就是「平等」，有「平等」才有辦法真正談到後續的照顧。



茶鄉新住民-台灣首位外籍茶藝師

一、離鄉背景多元融合之路：

由於政府重視對東南亞國家經濟貿易投資開放政策，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增加了台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接觸的機會。潘菁蕩女士的娘家經營金飾珠寶店，20 多年前與丈夫張裕勇在越南認識後，即開始交往，並嫁到南投縣鹿谷鄉，與一般新住民較不同的是，夫妻倆人是自由戀愛組成家庭，婚後隨夫家於南投鹿谷從事茶葉種植、製作、買賣，自此成為台灣新的一份子。

潘菁蕩的娘家在越南美拖(My Tho)，於湄公河三角洲入海口，為越南旅遊勝地，距離胡志明市南方約 70 公里，居民主要以水產業為首及小型航運業為生，其居住較為都市的地方。她回憶說剛到台灣的第一天因返回鹿谷已是晚上九點多，路上很暗，隔天起來發現「到處都是山」，台灣語言、文化和飲食也有很大差異，一開始很不習慣，思鄉之苦難以言喻，不同的文化背景，讓開始到台灣的她，連開口都不敢，深怕自己的口音會遭人嘲

笑，「語言」是初來台灣適應上最大的障礙，而當時也少有販售家鄉商品的店，要遠從越南寄到台灣才能嚐到故鄉味。

阿嵩一家曾受大愛電視台的採訪，曾提起「最氣的就是走在路上，有人問說：你先生用多少錢買妳？而自己心情低落時就會到家旁邊的廟裡去哭啊，宣洩情緒，等到舒服一點了再回家。」

二、萬事起頭難

語言的障礙，加上早期風俗民情保守，對新住民「落跑」時有耳聞，或是和同鄉一起「學壞」等先入為主的想法，阿嵩有一段時間都在家中 and 公婆學習家務、茶行內外的學問，但始終少有機會外出，更遑論社會參與了。

丈夫在初期也請鄰居提供一些學中文的教材，讓阿嵩可以從勺勺門開始接觸中文。自懷孕長女起，夫妻即努力學習「生育、教養」之方法，緊接次女也出生。前 6 年因照顧小孩，阿嵩幾乎每天都留在家裡，偶爾和婆婆出門去跳土風舞。當時在衛生所任職的邱金貴女士(後為南投縣新住民關懷協會常務理事)，因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及相關衛教保健課程，逐戶去拜訪這些新住民家庭。邱女士回憶，當時這些課程立意良善，但要說服大家也是花了一番工夫，她再三向阿嵩的婆婆保證，會協助接去及送回，加上與公婆為舊識，才開始走出家庭，參與各項識字班、生活適應及社區關懷活動，開展人際關係；孩子上學後，陸續參加茶藝訓練、竹編、插花等課程，公婆支持媳婦就讀國小、國中，並要求其夫婿以車輛接送上下學，使



她的中文學識能力足以教導子女之學業，並能獨立操持家務與學習製茶、泡茶、販售茶葉之專業技能。

三、信任成就製茶功底~堅毅特質與外在資源挹注成為養分

在茶季陪著丈夫張裕勇一起製茶是阿崙的日常，隨著茶藝精進，慢慢的也開始探索製茶過程對於茶的品質及口感的影響，並嘗試製茶焙茶，潘菁崙滿臉笑意的說，每次裕勇都叫我試看看，做壞了也沒關係，不要怕損失，就是這份信任讓我逐漸掌握製茶焙茶的要領，也更能在茶藝上充分展現每一泡茶的特色，這份成就在我教導小學茶藝班的課程上，更顯珍貴。



有感於夫家種茶、製茶、賣茶，如要能幫上忙，首先需要對茶葉的知識有所了解，還要懂得泡茶的技術和禮儀，所以就報名參加茶藝班，開始學習茶藝，並在老師和丈夫的鼓勵下，勇敢的報名農會茶藝師檢定，但由於語言差異，一開始真是吃盡苦頭，但自己力求完美不服輸的心態，慢慢克服語言問題，最後終於順利考上茶藝師。阿崙表示，茶藝師證照的取得，不僅是對茶藝能力的證明，更是自己有被認同的感受，也讓自己更有自信與他人互動，不再懼怕自己的口音或身分。

阿崙是五百位新住民中第一位取得農會茶藝師證照者，亦迭獲茶賽特等獎等大獎，95年獲選「南投縣政府第一屆新台灣模範家庭」幸福獎；100年經本縣政府推薦榮獲內政部「新移民珍愛家庭幸福100」表揚，在全國推薦的58位中名列前茅，並獲頒國外眷屬機票補助一萬元；內政部與農委會於101年舉辦「國際同步，深耕台灣-2012年慶祝國際婦女節活動」，因珍愛台灣，膺選國際婦女節新移民代表，受邀接受馬英九總統頒獎表揚。



此外，為了入鄉隨俗，勇敢走出廚房，參加各項外籍配偶輔導、研習營，不但學講一口順溜的國、台語，並參與社團及社會公益活動，協助公部門處理外籍配偶問題及翻譯。曾擔任鹿谷鄉衛生所保健志工、鹿谷鄉農活茶會召集人、鹿谷鄉婦女會外籍配偶（南洋地區）小組長、新住民姐妹會，服務新住民及負責新移民媳婦在台灣家庭發生糾紛摩擦衝突時，溝通協調之公益服務。

製茶是需要連續熬夜的工作，學會製茶後，因為丈夫在外拓展市場，有時就需要自己一個人負責製茶焙茶，有一次因為廢寢忘食熬夜焙茶，第二天身體虛弱爬不起來，隔壁鄰居見狀，就端了熱騰騰的稀飯過來給我吃，口裡還念叨著，「這個傻女人，真的不要命，用這股傻勁在焙茶」，感受到台灣人情的溫暖。也因阿崙平日均以敦親睦鄰之態度與社區內人士相處，鄰居、親友們均能以關懷、同理心的方式與其互動，並且融合兩國文化之差異性，打破地方對於新住民的刻板印象。



四、家務協調不分你我，夫妻同心發揚茶業

茶業競爭大，為使茶葉的銷售通路更廣，丈夫近數年來常出國進行茶葉展覽、貿易工作，而阿崙則處理國內聯繫客戶、製茶及販售茶等工作，而阿崙烘焙蜜香烏龍茶的好手藝，喝過的都讚不絕口。她還學做包裝設計，透過上海等客戶幫忙，2017年元月起，首度讓鹿谷凍頂烏龍茶、蜜香烏龍茶「登機」，在大陸東方航空多條航線供旅客品嚐。而在家中夫妻之間沒有分配家務，因阿崙在家時間多，因此仍以她為主，但丈夫若在家也經常會協助處理家務，或下廚煮菜給家人吃，彼此相輔相成，相互體諒和互補。

教養孩子方面，丈夫多用詼諧的態度，去和孩子相處，而阿崙則是細心觀察，孩子有情緒，阿崙會和孩子討論原因，耐心引導。夫妻均在乎孩

子的品性，科系的選擇並沒有舊有刻板的角色期待，阿嵩也表示要學會放手，養育中的孩子是無法獨立的，而丈夫也很支持阿嵩的想法。



新住民及子女破百萬-台灣多元文化更具國際競爭力

根據教育部近3年數據統計顯示，各級在校學生，平均每14人，就有1人來自新住民家庭，以109學年（2020年）為例，幼稚園到大專生總數超過420萬人，其中新住民子女學生計30.5萬人，超越原住民13.7萬人，達2倍之多，新住民子女學生逾3分之2集中於六都。109學年度本縣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為1,342人，國小為1,678人，整體台灣就讀各級學校的新住民子女已達7%，儼然是台灣社會不可忽視的族群。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109學年
公私立學生總人數	4,504,363	4,403,690	4,325,027	4,260,337	4,211,736
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	300,360	307,212	312,089	312,069	304,757
原住民學生數	136,962	136,499	137,058	137,609	138,321

數據來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edu.tw/>

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數



除了融入在地文化，阿崙更去修習相關的教學證照，鹿谷內湖國小沈晉億校長，特別拜託她至學校教授母語的課程，沈校長表示，阿崙在教學上很有自己的方法，除了用公版的教材外，還自製更生動活潑的內容，完全不輸本土的教師。在鹿谷內湖國小中，有7分之1的孩子是新住民家庭，其他雖然不是，但上起阿崙的越語課，完全不會排斥，而且都學得很好，這些孩子等到畢業了，在語言上又增加一個專長。

隨著婚姻移民人數增加，不論在人口結構、補充勞動力、家庭照顧及社會服務等方面，對社會產生相當的影響；而他們對家庭照顧的付出、對家庭經濟的支持、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等，值得重視。



創造包容共好的友善環境

阿崙的大女兒漢棋現就讀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研究所，受訪中的她表示，在國小國中時期，感受到環境對於新住民家庭的不同「眼光」，常覺得自己矮人一等，曾要求媽媽接送時「把車停遠一點」，避免他人知道。也曾在國中時期，因同學在課堂上嘲諷她「媽媽是外籍新娘、買來的」而出手打同學，這些事件媽媽雖然知道，但也未多解釋、說明什麼，留待成長過程讓自己明白。她表示高中後對於曾經想隱瞞媽媽的身分讓她覺得羞愧，因為是自己的家人，但也因為如此，對於新住民身分的同學，她會更樂於與他們成為朋友，分享自己的歷程，也讓其發現，自己是新住民中「狀況較好的」，有很多的



新二代朋友家境都不好，或者有更多的問題待處理。



110 修訂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雖然將「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分散於各主軸中，但「尊重多元文化差異，打造婚姻移民的友善環境」的精神仍存，除了持續協助新移民適應本國風俗文化，增加其適應環境能力，並協助其子女增進自信心、人際關係及培

養多元文化之觀念外，更期望加強宣導民眾對新移民原生文化及原住民族文化之關懷與認識，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推動國內各族群平等，打造相互尊重和諧的友善環境。

參考資料：

1. 內政部移民署 107 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2. 行政院行政總處 107 年從農業普查看農家婦女角色之轉變報告
3.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編印「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就學概況」109 學年度
4. 獨立評論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1/article/11972>

新二代繪畫作品(一) 主題：我的家鄉·南投之美



新二代繪畫作品(二) 主題：我的家鄉·南投之美

